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叙事

左氏叙隱桓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子亶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孟子無蓋先夫死繼

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蓋也蓋孟予之姪婦也諸侯死則次

祀攝治內事猶不得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

命故嫁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是以隱

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

隱為庶長當立讓桓非正嫡

○呂成公曰隱桓皆非嫡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蝦

奔共故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

段欲立之為太子以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

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君也特制

巖邑而不脩德鄭滅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順

忍段復然故開以作邑京謂之京城大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

不得過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城之國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  
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萑章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鄙鄭遠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

心叔父不除則舉國之民當上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大禍將自及

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取以前兩屬者今皆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

延鄭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

不暱厚將崩非義於君不親於兄大叔完聚完城郭繕聚人民

甲兵具卒乘步曰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也公聞其

正宗卷十六

二 現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帖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

殺難言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

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發羹也公曰爾有母遺際

我獨無際語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遂若今公徙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蟲出賦賦

延道和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散也遂為

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純猶也愛其母施及莊

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

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

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

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全九母子之相仇疾病

源在此略面言姜氏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

而莊公材之心愈緩待其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

北鄙貳於已與收貳為已已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

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處絕之略不假借命于封帥師

十分人情

### 叙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好

君晉獻公次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

妃賈女也晉侯丞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死畜羣晉侯許賂中大夫執政里玉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唯年故秦伯伐

晉按此十數句如大  
具獄然真名筆也。

### 叙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事在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

祿尊受也保猶持也於是乎得人以致辭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報校

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顛頡魏武子

魏武子武子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狄人伐

廡谷如廡谷別種也如赤狄之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

一正宗卷十六

四一洛

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傷成嫁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

於桑下精螻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

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无去志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

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馬自貳自別乃饋盤飧宜璧馬公子受飧

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

馬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狄戎孤姬之出離外之患在

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晉鄭同濟等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

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

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

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庸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

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夫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

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懷贏子圍妻子圍諡奉匭

天監既而揮之滿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公子

懼降服而囚能拘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  
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叙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議則於是乎出定襄王年二十五

王以示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是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成源

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以明徵其辭信重言公曰

正宗卷十六

六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太蒐以示

之禮禮順也長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穀子使申叔去一戰而霸文

之教也謂明年

叙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

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也下軍佐上德

晉桓子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襄牛衛也公子買戍衛魯欲與襄故成衛楚人救

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謂楚人

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以謝晉

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

也舍墓為師遷馬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

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許大夫車

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

魏之魏驪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從亡之勞

僖負羈氏魏驪傷於晉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驪束甯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也乃舍之殺顛頡

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尹般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不許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喜賂怒

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呂卻懷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

則歸。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

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玉使伯楚請戰。越椒也

關伯此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塞也

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教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

給之若教楚武王之祖父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子玉

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正宗卷十六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

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

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皆惠，食言

以亢其讎。讎猶當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

讎謂楚也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

濮衛楚師背鄆而舍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

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馬平曰原喻

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公疑馬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

謀之新功不足念舊惠晉軍美盛若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外晉國

而內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

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唝也是以

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采之矣晉侯上向

子犯下句地故伏其罪所以采物子玉使鬬勃請戰鬬

子犯審見事宜故攤言以答楚夫楚大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寓寄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

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取當君子既不獲命矣不獲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預闕初令戒勅戒爾車乘敬爾君

事詰朝將見詰朝晉車七不口乘韞韞韞韞韞韞韞韞五萬二千五

韞在曾曰韞在腹曰韞晉位伏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長猶謂上八小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

具輿曳柴亦是也

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子西闕勃胥臣蒙馬以虎皮

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

走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郟穀館舍也食

楚軍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踐土衡雍

鄭地今蔡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 叙晉楚必之戰

正宗卷十六

十一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兒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入自服故復圍之九十日

皇門至于塗路塗方九軌曰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

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栢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栢武始封之賢

君也願楚要福于此使改事君夷於九鼎楚滅九國比四君使社稷不滅

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以禮一潘

庭入盟。子良出質。潘庭鄭伯秋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

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

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馬用之。栢子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士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

正宗卷十六

十一

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謝徵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君無怨讟，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

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曰乘

事不奸矣。奸犯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為軍

行，右轅左追，葦，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

轅，楚陳以前茅，慮無持以絳及白為備見騎賊舉絳，皆

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力中軍制謀後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並用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不計。剋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耆致也。致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死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

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

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也。濟。渡。子所帥。知莊子曰。此

師殆哉。莊子。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說

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執事

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眾散為弱。坎為眾

允。允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允。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

柔弱。行則人從。法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故曰。律否

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

也。水遇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犬豕。韓獻子謂柏子鞅。曰。彘子以偏師陷

而歸。必有犬豕。韓獻子謂柏子鞅。曰。彘子以偏師陷

子非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夫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

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地沈尹將

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子公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令祖父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與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

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南轅

大旗前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岡愼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

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郟

之間二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

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

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

必許之變武子曰變書楚自克庸以來在其君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

戒懼之不可以怠也于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

軍實于勝之不可保約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

蚡冒單路籃縷以啓山林若若教蚡冒皆楚之先若若路

啟以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賈不可謂驕誠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成則不德而徵怨于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其君之戎分為二

廣君之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

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一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

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

人所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得屬知季曰

正宗卷十六

十四 一貫

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

及楚少宰如晉師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

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

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侯人謂同敵者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為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

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排戰又示不欲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旗摩壘而還靡旗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

致師者左射以敢左車左也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

鞅而還兩節也掉正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斷職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藥興於前射麋麋麗者也龜背之晉鮑癸當其後使

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

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驪子欲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茨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

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之子趙旃求卿未得趨

突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卻克弗備必敗

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

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

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

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



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暇以趙興齋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言魏錡見趙旃夜至于楚軍

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下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帟坐

也示無所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

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軾車兵潘黨望

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逐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

正宗卷十一 十六 漢序

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

人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逐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相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經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工尹齊陳大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

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使潘黨率游闕

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

諸乎駒伯欲克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差於我吾師必盡

上軍佐也

卒集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亦不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

斃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斃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軍中易自是楚乘則恐軍人惑

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車

甚之脫扃甚教也高上兵關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

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

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謂其二子無顧氏

不欲見顧曰趙叟在後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

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

正宗卷十六

木下兄弟累而死楚能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

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厨武子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敢好厨箭房箭舍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為箭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董澤名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穀臣禁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帥不能

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將不能丙辰楚重至於

邲重也逐次于偽偽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也以而

收晉尸以為京觀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戰藏也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

息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地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

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

誅紂致其功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二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

也思辭也須美武王能布政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

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馬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

豐財年勳則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

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管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

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叙齊晉靡笄之戰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

就魁門焉龍門也龍人凶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

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義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築戰事關文失新石

成子曰帥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穆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

故成子欲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使須救

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

衆新築人救孫栢子齊師乃止次于鞞居鞞居衛也新築人

正宗卷十六

十九

祺

仲叔于奚救孫栢子栢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

之以邑賞于辛請曲系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繫纓

以朝許之繫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爵器車服君之所司也名以出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

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欲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

國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人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

復請八百乘許之六萬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

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

謗也師從齊師於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

朝請見詰朝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

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淹衆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正宗卷十六

二十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禽之而

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載所獲者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

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癸酉師

陳于鞌郤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立

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甲

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

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般音近烟今

多謂赤黑為般色言血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轍鎮也若成也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

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也

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也

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

也寓寄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欲使立其處韓厥免

定其右挽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將及處

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也丑父寢於轡中轡土也蛇出於

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

為石放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絆也執之職再拜稽首奉觴

加璧以進進觴璧亦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

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止蓋韓厥自處臣

僕謙敬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已不敏攝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

免離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戰也故三每出齊師以帥退入

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

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

矣所過城邑皆辟女子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

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曰苟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齊侯以為有禮既問君後

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窀石窀邑名

叙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正京卷十六

三十一重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

為賞田王許之盼申呂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

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

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

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

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

二子書子重反曰爾以讒慝貪昧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二國晉侯許之吳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講夢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馬偏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

以令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則吳常

屬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六始伐楚伐巢伐徐

巢徐楚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

奔命而伐鄭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變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諸國

叔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正宗卷十六

三三一重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起夏四月滕

文公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鄭師也樂

絲將鉏退舍於夫渠木倣倣師不鄭人覆之敗諸洧陵

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洧夫渠洧衛侯伐鄭至于鳴

鶴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

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犇如

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厭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樂厭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有禮故知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野右尹子

辛將右王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德也德以施惠刑以

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

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

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

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

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

知信進退罪也入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

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

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

北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

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

敗地在僂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欲也在邲之師首

伯不復從首林父奔走不復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

矣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壓竿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子曰塞井

夷竄陳於軍中而䟽行首䟽行首者當陳前晉楚唯天

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

知馬爨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馬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子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

從楚者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聽喧合而

加蹶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有闔心人恤其底舊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子

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王曰騁而左

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

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竄而為行也夷平皆乘矣左右

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射帥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

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謂於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

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闔椒子皆

宣四年奔晉

宣四年奔晉

曰國士在且厚未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

合戰與苗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

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也。淖泥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

鍼為右。鍼毅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

公唐尚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

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

帥之職元且侵官冒也。職官為失官慢也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

正宗卷十六

局效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

淖。掀舉也癸巳潘廷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馬。黨潘廷之子躡聚也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

憂於戰。射子以王怒曰大辱國。尚其不詰朝爾射死藝

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弋

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

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

曰

方事之殷也。殷盛有韎韝之跗注君子也。隸赤色跗注屬於跗。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胄。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故不敢自安。為

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遂其御杜函羅曰速從之其御夔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郤至從鄭伯其右弟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

車前而自後登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葵乃內旌於弑中。葵戰在唐

晉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

已堂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舟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舟博人以

授中車折軼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伐為郤至見諸張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大旌子重之旌也

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男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其問臣對曰好以暇。暇閒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嬖整之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牙御侍也是以不

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

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免脫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補卒傷也補卒

乘補死也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獲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

戰秣穀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辱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

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馘賜野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穀楚粟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

正宗卷十六

二十八 淮

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

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瞞王不在軍濮子無以為過

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狂

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聞子王自教對雖微

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叙晉人弑厲公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嬖嬖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

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土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

氏羊童郤缺發胥克之子宣八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郤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枯之也枯械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車轅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郤至言楚有六間以

取勝也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郤陵

囚公子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與軍帥之不具也曰

此必敗將新軍乞帥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周

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郤陵戰時楚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正宗卷十六

二十九一准

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

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厲公

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

敵多怨有庸易有怨者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

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

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

安君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爭命爭死罪孰

大馬傳言郤至反心壬午晉董萑羊舌肸甲八百將攻郤氏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河沸黜助之弗黜亦抽戈結社

際蒙而偽訟者偽與清弗黜訟二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

苦成叔於其位郤所坐處也駒伯欒温季白逃威也遂趨

郤至本意欲專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矯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蕪

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晉童以甲劫欒

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與臣聞亂在

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

正宗卷十六

三十一

寬

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妄姦軌並至臣請

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晉童劫而執皆之故云辱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

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

嬖欒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臼士臼辭召韓厥韓厥

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

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晉童民不與郤氏晉

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諸侯葬車上乘使荀盈士魴逆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諱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

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平抑人之求君使

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

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國語既殺厲

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

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

正宗卷十六

三十一寬

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子材是穀  
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稟子之害也  
孤欲長慶其類出令將不取廢也其誰怨元而以害奉  
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取廢也其誰怨元而以害奉  
之二三子之類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  
暴害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  
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  
而陷於人戮以煩刑史奪君之介令敢不承業乃盟而  
入以二書參然後  
知傳文之峻潔也

### 叙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即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始命百

官始為施舍已責施恩重舍勞速鯨寡微惠及振廢滯隸

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林宗澤薄賦斂宥罪戾宥寬節

器用節首時用民使民以時以無犯時私欲使魏相士魴魏



頡趙武為卿相魏劔子鮒上曾子頡魏穎子武趙

首會變鷹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

弟無忌韓使士溼濁為犬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溼濁仕

子為景子為景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蔦之法辛將右行因以

司空弁糾御戎校正屬馬校弁糾藥糾也使訓諸御知義

戎士尚節義首賓為右司士屬馬右之官使訓勇力之七時

使勇力皆居右也勇力多不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首卿戎御令軍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尉攝御而已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偃籍談父為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

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駟口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來

周禮諸侯有六開馬車禮也六駟六開之長皆民譽也大國

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三卿

晉時道六卿為軍帥故摠舉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其業

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其業

無相爵不踰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也

也言上帥也禮五相人之帥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

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帥位之年

### 叙宋樂喜備火政

襄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

戒為備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大屋難徹陳番搗具綆缶番箒籠搗土聲備水器

益量輕重詞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行

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表火道所起則從其使華臣具

守備之處因災作亂表火道所起標表之使華臣具

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令遂正納郊保奔火所

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厄

其司治也厄具也使其右師歸向戌討左亦如之左師

使樂造厄刑器亦如之樂造刑器使皇郎命校正出馬

工正出車備甲兵厄武守皇郎皇父充石之後校主

使西鉏吾厄府守鉏吾大宰也令司宮巷伯徹宮司宮

巷伯寺人轄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一師左右師也鄉祝

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城也用馬祭于四

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禮故

叙向戌合晉楚之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蓄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

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

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

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魯首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

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稱及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

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皆用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而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

啟君壬戌楚公子黑肱先云去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

大夫成盟載之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

言兩相然嘯陳成要之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被諸侯從晉楚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

服而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能

正宗卷十六

三四一

進

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

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

左師至從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

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祭公孫歸生

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

其偏晉處止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難也言

楚有襲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

東有急可左迴入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

鞞因會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馬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

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秉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也單盡

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痲

者單斃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夫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主

加死助我則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季武

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

不從其言故假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

公命以數之一國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

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

唯以此命告邾豹宜崇大顯晉楚爭先先晉人

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顯晉楚爭先先晉人

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尤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

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辭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密于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

尸盟者辨具主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楚主盟乃先楚人書是晉晉有信也蓋孔之

叙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美其

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未也猶有商約然勤而不怨矣其

未能安樂然王化之基為之歌比庸衛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

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

國之音必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也亡

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之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叔九世孫皆衛之公

德君也聽聲以為之歌王王孫雜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孫雜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風俗下與諸侯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

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

思猶有先王之為之歌鄭詩第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立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議為之歌齊詩第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八

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也將復興為之歌陶詩第十五

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將復興為之歌陶詩第十五

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

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

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

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復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為之歌魏九魏

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九魏

姬姓國閔元年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風颯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險字之

也明君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詞第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

無所畏忌故自郇以下無譏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

曰國無主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其微也為之歌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周德之衰乎也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音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

正京卷十六 三七 一 百

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

德乎唯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為之歌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佞曲而不屈撓邇而不佞

遠而不攜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常日哀而不愁

命樂而不荒禮之用而不置德弘廣而不宣顯不自施而

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之道行而不

流制之五聲和謂之五聲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

守有序無相奪倫守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

之所見舞象節南籥者象節舞所執南籥以曰美哉猶

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見舞大武者王曰美哉周

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見舞大武者王曰美哉周

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見舞大武者王曰美哉周

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漢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清也見舞韶者舜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博覆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齊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節而季子知其終也季

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

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

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 叙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正宗卷十六

三八

春

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

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

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

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 叙中行穆子敗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大原山也

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

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克車每兩於阨道今去車故

為必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鬻車

為疾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荀五乘為三伍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首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失其以誘之程人笑之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 叙晏子辭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鄙塵不可

以居湫隘小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先

晏子之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繫多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

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於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

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壞

里室以人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且諺曰非宅是卜

唯鄰是卜卜良二三子先卜鄰矣謂鄰人違卜不祥君



子不犯非禮去險即奢為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栢子以請乃許之

### 叙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

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

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 僕析父從楚大夫 右尹子

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 與之語曰昔

我先王熊繹楚始君 與呂級齊太公之子 王孫牟衛康叔之子 康伯康叔之子 四國皆有分

父晉唐叔之子 禽父周公之子 並事康王康王之子 成王之子 四國皆有分

一王宗卷十六

四十一

我獨無有分四國齊晉魯衛之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篁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禁在山林少所出有 齊王舅也成王母齊

太公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

也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

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鉞鉞斧也必柄也鉞破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

之言命王如響國其若之何識其順王心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巴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滯慝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倚相楚史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韻詁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止折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

正宗卷十六

四十一贊

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困

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

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

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

叙子產火政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必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

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言經所禳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禳竈欲用禱

今復請鄭人請用之詎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馬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馬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信時有信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明雖禱竈猶

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

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滅焉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

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

故託以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嘗與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

已言故未入故辭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

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漸來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

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二子鄭大夫屏攝

祖廟巡行宗廟使公孫登從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徙主

不得使火及之禘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使

禘于周廟告于先君禘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使

亦人庫人各徹其事火也商成公徹司宮商成公鄭伯

寺人出舊宮人真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

居火道備非日常也行火所炊也。城下之人五列登城為部伍

城備明也日使野司冠各保其徵野司冠縣土也火之明徵也

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禳火于禳也

玄真回祿玄真祿水神祈于四鄗鄗城也積土陰氣所禳也

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甘祿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

會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示憂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

叙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闞沒女寬曰主以不

正宗卷十六

甲三十五

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

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

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起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巳獻子

辭梗陽人

以上左氏傳叙事之文

西山先生真文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